

卢梭/著
郑克鲁/译

新爱洛依丝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法国人文学名著丛书



卢梭/著

郑克鲁/译

新爱洛依丝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法国文学专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NOUVELLE HELOISE

本书根据 Librairie Larousse 1986年版译出

新 爱 洛 依 丝

[法] 卢 梭 著
郑 克 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186,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5327-1199-4/I·698

定价: 13.30 元

译 本 序

作为欧洲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作为法国一位特色鲜明而影响深远的文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不仅是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民主派的精神向导，而且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先驱。贫苦的家庭出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比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更激进，也更接近人民，使他成为劳苦大众情绪的反映者和封建社会罪恶的声讨者。他的《社会契约论》批判了强者自有特权、奴役天生合理之类的封建法权观念，认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约定即“社会契约”“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因而，国家只应该是自由的人民所订立的社会契约的产物即全体社会成员民主协商的结果。这部富于战斗性的论著后来成为雅各宾党人的政治纲领，其中关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精神和理想更先后写入一七八九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或体现于美国的《独

立宣言》中。

—

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让-雅克·卢梭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七月七日，母亲就去世了。他只得由姑母苏珊娜·贡塞吕抚养。七岁起，他同父亲一起阅读小说，进而读伦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他十岁时，父亲离开日内瓦，定居于尼永；他和表兄寄居在日内瓦附近的博塞一个牧师朗贝西埃的家里。十二岁时，他回到日内瓦，在一个法院书记官那里当学徒，两年后又到一个零件镂刻师阿贝尔·杜阿门那里去当了两年学徒。

一七二八年，卢梭离开日内瓦，前往安纳西；三月，他在那里遇到德·华伦夫人；四月，德·华伦夫人送他到都灵的初学教理者招待所，他在那里发誓弃绝新教。在都灵，他在德·维尔塞利斯夫人家当了三个月仆人，然后为德·古丰伯爵效劳。一七二九至一七三〇年间，他回到安纳西，先住在德·华伦夫人家，然后在遣使会会士的神学院里过了几个月，成为大教堂的儿童唱经训练班的寄宿生。德·华伦夫人到巴黎去后，他前往弗赖堡，在纳沙泰尔教音乐课。一七三一年，他先替一个假修道院长当翻译，在索勒尔通过法国

大使与这个假修道院长分了手；然后他前往巴黎，在尚贝里回到德·华伦夫人身边，在萨伏瓦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了八个月。一七三六年，他和德·华伦夫人第一次住在沙梅特。一年后，按照日内瓦的法律，卢梭成年，回到日内瓦，继承母亲的遗产。身体不适越来越使他忐忑不安，他到蒙彼利埃去看菲兹医生，遇到德·拉尔纳热夫人。一七三八至一七三九年间，他回到沙梅特，受到相当冷淡的接待。他通过自学提高了文化水平，一七四〇年到里昂去当了德·马布利先生的儿子们的家庭教师。

卢梭于一七四二年来到巴黎，由雷奥缪引荐，在科学院阅读了他的《关于音乐新符号的计划》，获得批准证书。一七四二年，他当了德·蒙泰居先生的秘书，陪伴德·蒙泰居先生到威尼斯就任大使，途径里昂、马赛、热那亚、米兰和帕多瓦。一年后，他同蒙泰居先生闹翻，途经散普龙和日内瓦回到巴黎。一七四五年三月，他与洗衣女工苔蕾丝·勒瓦塞结合。他写出一部歌剧：《风流缪斯》，结识了狄德罗和孔狄亚克，修改伏尔泰和拉摩合作写出的作品《拉米尔的节日》。次年，他担任杜班夫人的秘书，在舍农索创作了《西尔维的小径》；他的第一个孩子诞生，留在弃婴院。他的父亲于一七四七年去世后，他在舍农索写出

喜剧《大胆的诺言》。

受达朗贝^①委托，卢梭于一七四九年为《百科全书》写作关于音乐的条目。他结识格里姆^②，并去看望被关在万赛纳城堡主塔中的狄德罗。他以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参加第戎科学院发起的征文比赛，次年，此文获奖并于年底发表。他抄写乐谱以谋生，并与德·弗朗克伊夫人通信，在信中解释为什么他将自己的孩子们放在弃婴院里。继《信使报》评论《论科学与艺术》后，报上刊载了几篇批驳《论科学与艺术》的文章，他随即作了回答。

卢梭的喜剧《乡村卜师》一七五二年十月在枫丹白露为国王路易十五演出，大获成功，次年在歌剧院上演。他的“青春喜剧”《那耳客索斯或孤芳自赏》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次年发表《论法国音乐的信》。

在苔蕾丝的陪伴下，卢梭于一七五四年返回日内瓦，再改信加尔文新教，并恢复公民称号。次年，他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这个题目与伏尔泰通信。

一七五六年，卢梭开始写作《新爱洛依丝》。特龙香博士为他提供在日内瓦当图书管理员的职

① 达朗贝(1717—1783)，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作家。

② 格里姆(1723—1807)，德国作家、批评家。

位。他和苔蕾丝住在舍弗雷特的德·埃皮内夫人家的隐居庐。发表《致伏尔泰论上帝的信》后，他研读圣皮埃神父的手稿，从中抽出《永久和平的计划摘录》和《各部会议制》并找到自己思想的表达方式。次年，他拒绝伴随德·埃皮内夫人到日内瓦去，这导致他在十二月离开隐居庐。他移居卢森堡元帅家，就住在蒙莫朗西的蒙路易花园里。他先与狄德罗不和，后和解，又同格里姆发生争执。一七五八年三月，他发表《致达朗贝论戏剧的信》，这是对他于一七五七年十二月收到的《百科全书》第七卷中“日内瓦”条目的反应；六月，他开始同狄德罗绝交。一七五九年蒙路易进行修葺期间，他住进蒙莫朗西的小古堡，每天拜访卢森堡元帅。《学者报》邀他任编辑，遭到拒绝。

一七六一年一月，《新爱洛依丝》在巴黎出版，获得巨大成功；二月，《〈新爱洛依丝〉序言或关于小说的谈话》发表。在日内瓦，许多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见诸报刊。次年四月，《社会契约论》问世；五月，《爱弥儿》出版，随即被警察局没收，被索邦学院告发，遭到议会的谴责。政府对他发出逮捕令，他立即逃往瑞士沃镇的伊维尔东，其时《爱弥儿》在巴黎被焚烧。不久，《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日内瓦被查封，日内瓦当局下令逮捕他，他被迫离开伊维尔东，前往属于普鲁士的

纳沙泰尔公国领地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德·华伦夫人去世。一七六三年，他收到纳沙泰尔的入籍证书，放弃日内瓦市民的称号。一七六五年，他被逐出莫蒂埃，于是前往比埃纳湖上的圣皮埃尔岛，在那里过了两个月；他逃到斯特拉斯堡，又来到巴黎。次年，在休谟^①的邀请与陪同下，他离开巴黎到英国去，先住在奇齐克，然后住在伍顿。不久，他与休谟之间产生不和，通过小册子互相指责，英法两国的舆论为之哗然。一七六七一年，他离开伍顿，在亚眠过了几天，然后相继住在默东镇所属的弗勒里、德·米拉博侯爵家和吉佐尔附近的德·孔蒂亲王家。一七六八年，他继续过流浪生活：前往里昂、格勒诺布尔，途经尚贝里，在布尔古安住下；一七六九年又移至蒙坎。一七七〇年，他先到里昂，后返回巴黎，住在普拉特里埃尔街。一七七六年在梅尼尔蒙唐，他被一只狗咬翻在地，昏了过去。他的物质处境日渐困难，苔蕾丝长期缠绵病榻。在动荡的生活中，他发表了《山中来信》(1764)和《音乐辞典》(1767)。

一七七八年，他前往埃尔默农维尔的德·吉拉尔丹侯爵府中，七月二日在那里去世，被葬在

①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

杨树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的遗骸于一七九四年以隆重的仪式移葬于巴黎的先贤祠。

他的遗著：《忏悔录》头六卷出版于一七八二年，全本出版于一七八九年；《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于一七八二年问世；《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发表于一七八九年。

二

《新爱洛依丝》(1761)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时期争取爱情自由的这部代表作，借十二世纪少女爱洛依丝和她的老师阿贝拉尔的爱情故事为题，写十八世纪一对情侣的恋爱悲剧。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在贵族家担任教师，与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发生恋情，受到朱丽父亲的阻挠，这对恋人终于未能结合。封建等级制度成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批判了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并通过这个爱情悲剧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住在阿尔卑斯山麓一座小城中的这对情侣，从小说一开头就处于惶恐之中。在朱丽母亲的邀请下，学有所长的圣普乐来到朱丽家里。他为能够替如此美好的天性装点几朵鲜花而自豪，大胆

承担起危险的教师工作，却没有预见到其中的风险。他开始为自己的大胆付出代价，每每独自痛苦而聊以自慰。他陷入困境。她的魅力使他目眩神迷，而她的情感对他来说乃是使她的魅力焕发光彩的更强大的诱惑力：这是非常强烈的同情心与始终不渝的温柔的结合；这是对别人的一切痛苦大慈大悲的怜悯心；这是因为心灵的纯洁而产生的高度的正义感与卓越的鉴别力。正是她这种情感的魅力赢得他由衷的赞赏。然而，他惴惴不安地发现，他的心正孕育着巨大的苦恼。他总是由于在天真无邪的游戏中碰到她的手而瑟瑟发抖；她的手一搁在他的手上，他就不由得一阵战栗；游戏使他狂热，或者不如说使他狂乱。他们单独相处时，往往手足无措，她忽然正襟危坐，异常严肃，他则失去平静，十分难堪。

朱丽内心深处的爱的狂潮同样不可抑制。为了遏止这激情的发展，她不遗余力。但她无法抗拒。一切都使她投身于他；她的整个身心好像都是他的同谋；她的全部努力都归于徒劳，她身不由己地爱他。她不知如何阻止继续迈步。从第一步起，她就感到自己被拖向深渊。她要避免毁灭。她希望他将光明磊落留给她：她宁可做他的奴隶而清白无辜地生活，也不愿以她身败名裂的代价换取他的依附。她只因为他才回到生活中来。

她憧憬着两个纯洁心灵的甜蜜而令人陶醉的结合。她相信，他约束住的愿望将是他幸福的源泉，他感受到的快乐将无与伦比。

圣普乐回味着被朱丽所爱的始料不及的幸福，不禁感到，人间的王位即使拥有幸福，也远在他之下；虽然他激动的心翻腾不已，他却兴奋地看到，在正直的心灵中，最强烈的激情依然保持着美德的神圣的特征。他以联结他们的温馨而纯洁的爱情的名义，恳求她放心：正是这爱情向她担保他的克制和敬重；他们这是第一次恋爱，也是生平唯一的一次恋爱，引导他们的名誉乃是最可靠的向导。他越是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他的感情就越是升华，因为真正的幸福就是以心上人为荣，就是值得赞美的爱情取得胜利，而一切幸福的乐趣都永远比不上得到她。

朱丽是在严厉刻板的道德准则中成长起来的，这就导致最纯洁的爱情在她看来竟成了莫大的耻辱。一切都教导她或使她相信，一个机敏的姑娘只要从口中吐出一句情话，就名誉扫地。她一度变得迷乱的想象力居然将罪恶同吐露爱情混为一谈；对这第一步，她觉得极端可怕。她几乎要设想出一种更甜蜜的幸福，在她看来，爱情和纯洁无邪的一致乃是人间天堂，心心相印的魅力与纯洁无邪的魅力相得益彰，因为没有任何恐惧

和羞耻扰乱她与圣普乐的极乐，他们可以在爱情的真正欢乐中毫不脸红地谈论德行。但她心头升起忧郁而难以形容的预感；他们的现状如有轻微的变化，那就只能是出现灾难。她担心：待到更美妙的纽带把他们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过度的幸福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在树林中，朱丽给了圣普乐一吻，这一吻使他热血沸腾，使他茫然不知所措，这幻觉、狂乱、入迷的一刻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在瓦莱的水光山色中，独自出游的圣普乐渴望同朱丽在一起共享幸福，渴望把他整个灵魂汇聚在她一人身上，沉浸在长久而温馨的迷醉中而不知韶光流逝。而分离的重负压抑着朱丽，害得她那不由自主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感到，没有他，她就不能生存。白天，她无数次跑遍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却总是找不到他；她在他通常约定的时刻等待他，时间过去了，他却根本没来。分离使她痛苦欲绝。对他的思念愈使她忧伤，她就愈爱回忆。但无数忧思正向圣普乐袭来。他的恐惧使他预料到无数困难。他预感到，他将成为偏见的受害者，将在荒谬的行为准则中遇到实现他的合理心愿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他担心，人们会因他事事都打抱不平而惩罚他，因他宁愿实事求是也不愿按照惯例去评判事物而惩罚他。他独自

一人冒冒失失地沉湎于正直和美的神圣魅力之中，这就足以造成他的不幸，而“需要”这沉重的锁链则会把他同耻辱缚在一起。他会寻找至福而忘记自己是个凡人：他的心和理智不断地斗争，而无边的欲望却为他准备了永远的匮乏。这就是他所陷入的残酷的处境，这处境归因于折磨他的命运，归因于使他变得崇高的情感，归因于朱丽的父亲对他的蔑视，归因于给他的生活带来甜蜜与痛苦的朱丽。倘若没有朱丽这使他失去平静的少女，他就永远感受不到他心灵的崇高与他财产的微薄之间令人无法忍受的对比，他就不必注意他在人间占据什么地位。他如今结识了她而不能拥有她，热爱她而只能做个情人，被她爱而得不到幸福，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不能生活在一起，偏偏他又不能弃她而去！她在他心中激起可怕的搏斗，却怎么也克服不了他的愿望，面对不可战胜的命运，他每每感到无能为力。

不出所料，朱丽的父亲坚决地表示反对。他怒冲冲地走进朱丽母亲的房间，双目灼灼有光，脸火烧一样红，开始激烈然而泛泛地责骂那些做母亲的，她们不假思索便把没有身份、没有门第、与之交往只能使听他们讲课的姑娘感到羞耻和败坏名誉的年轻人叫到家里来。随后，看到这样不足以让一个惶恐不安的女人答话，他便粗暴地举出

他家发生的事，追溯到引入一个所谓的才智之士、一个空话连篇的家伙，这种人更能腐蚀一个听话的姑娘，胜过给她任何良好的教育。他声称：他的家门只该向配得上的人打开，万一他们冒犯了姑娘的名节，还能弥补过来；男方敢于提出没有爵位的联姻并力图化为现实，这就冒犯了一个家庭的声誉。他断定圣普乐已经冒犯过他家的声誉，他不断地用极其可恶可鄙的话侮辱圣普乐，他粗暴地打了朱丽不止一记耳光，他禁止朱丽见圣普乐，甚至扬言要杀死圣普乐。

圣普乐被迫离去。纱幕被撕掉了；漫长的梦想烟消云散，甜蜜的希望归于幻灭；只留下既苦涩又美妙的回忆，作为永恒情火的精神食粮，支持着他的生命，以不复存在的幸福这虚幻的情感滋润着他的痛苦。在他绝望的时刻，烦恼以不可忍受的岁月衡量他不幸的余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唯有他的心始终如一。他时刻都意识到朱丽正忍受着痛苦。正是她的痛苦使他的痛苦更加难受。他对她的不幸比对他自己的不幸感受得更加强烈。

自从圣普乐不辞而别，朱丽只对痛苦敏感，她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他在她一生的短暂幸福中使她目眩神迷的模样；他的神态，他的衣服，他的举止，他忧愁的目光，依然映入她的眼帘；他如

怨如诉的嗓音使她战栗。不过她渐渐觉得，她不能为了追随他而抛弃父亲的家，不能摆脱神圣的权威强加给她的联系。失去了母亲，使她懂得担心让父亲难过。父亲今后期待得到女儿的全部安慰，她不能使他忧虑重重的心灵难受。然而，当父亲要她嫁给他的朋友德·沃尔玛先生时，无法战胜的爱情又使她恢复了她的原以为不再有的力量。她平生头一回敢于正面抗拒她的父亲；她直截了当地抗辩说，德·沃尔玛先生对她来说永远一文不值，她决心保持女儿身死去，父亲只是她的生命的主宰，却支配不了她的心，什么也不能使她回心转意。

但她的父亲忽然情动于怀，泪如雨下，扑在她的脚边，要求她尊重他的苍苍白发，别让他像她的母亲一样痛苦地进入坟墓。父亲的眼泪使她手足无措。父亲仿佛预见到她要吐露的真情似的，劝她放弃内心深处所孕育的与一个名门闺秀不相称的奇思怪想，劝她牺牲一种可耻并可能使她身败名裂的情欲，劝她遵守责任与贞操。父亲向她指出：德·沃尔玛先生救过他的命，他早已答应把她许配给德·沃尔玛先生；德·沃尔玛先生出身高贵，以能光宗耀祖、获得公众尊敬和符合他出身的各种优点而遐迩闻名，不幸最近卷入动乱之中而失去财产，只是由于出奇的幸运才免于被

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如今，倘若以她与圣普乐的爱情为借口拒婚，她就会被视为一个堕落的姑娘，她的父亲也会被视为一个牺牲责任与信念以达到卑劣目的、既忘恩负义又背信弃义的不道德的男子。朱丽终于嫁给了德·沃尔玛先生。

绝望使圣普乐去作了一次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他所在的船队遇到无数灾难，船队丧失了四分之三的水手，好几艘船都沉没了。朱丽心中产生不祥的预感，她备受折磨的良心几乎要责备自己造成一个热爱美德的灵魂的消失。

出乎她意料的是，圣普乐回来了。当他从海上眺望欧洲海岸、看到群峰之巅时，他的心不禁怦然乱跳，他思忖：她在那边。对他来说，世界只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她所在的区域，另一个是她不在的区域；似乎世界上只有她所在的区域才有人居住，而其余地方都空无一人。从汝拉山脉的高冈看到日内瓦湖的那一刻，他沉醉在难以描绘的激动中。下山朝湖岸走去时，忽然有种惊恐使他揪心，使他心慌意乱，他急剧的心跳使他呼吸困难。说起话来，他颤抖的声音变了调。在求见德·沃尔玛先生时，他好不容易才让人听清他的话。朱丽一看到他，便认出了他。她一见到他，便叫起来，奔跑着扑到他怀里。她的目光，她的叫声，她的姿态，在他们分别八年后，顷刻